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醋葫蘆
第十回 伏新禮優觴禍釀 弄虛脾繼立事諧

引首《羽林行》 王仲初作
長安惡少出名宇，樓下劫商樓上醉。
天明下值明光宮，散入五陵松柏中。
百回殺人身合死，赦書尚有收城功。
九衢一日消息定，鄉吏籍中重改姓。
出來依舊屬羽林，立在殿前射飛禽。

【評】

都飄盡有此等惡行，而以羽林仿之，似亦太譽。

卻說周文聞都院君要講夫婦之禮，即便斂容拱聽，何氏、周武皆侍立於旁。都氏坐於中堂交椅上，不慌不忙的道：「甚矣，此禮之廢也久矣！自周公制禮，孔子定之，列國遵之。以至於炎漢，又有大小二戴，從而申明之。及後漢祚方終，六朝迭旺。至於李唐之世，此禮既衰，而妻道之紀綱掃地盡矣。幸而天道好還，氣運不墮，后土降靈，於宮中昂宿落雌於世上，方有武？皇后決起而首創之，挽數百年之頹，○○○○之綱紀，實百世之英雄也。至如沙吒利之妻、雌雞鎮上羊委之婦，兵部任環之夫人，洛中王導之內子，是皆能振其雌威，樹其雌德，亦再世之呂後，中興之羽翼也。以後時移事易，衣鉢泛爛，傳之者不啻恒河之沙，純全者不過駕虎之狐而已。吾故雖能言之，亦多不足徵也。即歷來男子，守禮者固自不少，越禮者亦不著其姓名。如畫眉之張敞，受寒之苟奉倩，聽唆之秦檜，依判之曹圭，種種知禮之徒，總不能盡羅而枚舉。今時之人，烏能知是禮也。列位不厭蕘，聊當污耳。」

芻

三綱既立，五化畢具，
君臣父子，朋友昆弟。
準夫與妻，其義最當。
匪媒不得，三生所鍾。
及時嫁娶，擬諸鸞鳳。
歸妹愆期，鰥魚是比。
日怨日曠，聖人憂之。
孤陽不生，孤陰不成。
一陰一陽，斯為合道。
蹇修執柯，月老撿書。
偕爾匹配，宜其室家。
樂為琴瑟，詩之《關雎》。
主蘋主蘩，為箕為帚。
中饋是持，巾櫛是務。
辛於爾室，翊而以力。
夫之貴賤，隨遇而依。
屈指計之，惟妻最苦。
維其夫子，最宜珍惜。
寒暄之奉，饑飽之節。
冬溫夏清，候其起居。
舒其抑鬱，鼓其歡娛。
撫膺捶背，摩腰拂肢。
曉當漱盥，捧盤進皂。
夕當澡濯，揉滌滌垢。
足恭阿容，屈膝斂氣。
順承呵責，引領鞭笞。
必敬必戒，毋違妻子。
出處必陳，不貸誣誑。
凡諸婢僕，勿戲勿謔。
安分守命，宗祧有定。
毋亟娶妾，自貽唇舌。
當娶與否，事在妻決。
先妻而興，後妻而寢。
妻是則是，妻非則非。
凡諸行止，遵妻子示。
違妻者殃，隨妻者昌。」

都氏說完禮數，對何氏道：「賢妹，你道此理何如？」何氏母子齊聲踴躍道：「妙哉，禮也！千百世之後，當有傳是禮者，必都院君之所傳歟！伯伯還不長跪行個大禮？法令之初，經得再失禮的？」成珪道：「每常間院君有的條例，俱是時俗套禮，如今不知那裡得這一篇奧理來？真個是：從來不識叔孫禮，今日方知妻子尊。既蒙列位相諭，敢不如命？」即向階前倒身跪下，連叩幾個大頭道：「妻子大人在上，恕拙夫生而愚頑，不識時宜禮數，日常多有失禮，以致冒犯虎威。幸虧胡蘆提老爺賜責，極是合理；復蒙妻子大人海涵，不加懲治，實出天恩。拙夫情願低頭伏禮，自責己罪，悔過愆尤，並治戲酒一席，少伸乞免之敬。萬望院君不可番悔。」都氏道：「你既自知無禮，已經伏罪，姑且暫恕。但官罪可饒，家法難免，只罰跪到黃昏罷。」成珪道：「拙夫再說，又恐復觸院君之怒，但衙門有事，往反不易，恐跪到黃昏，一發沒了腳力。望院君今日暫恕，留在明日跪還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都氏只是不肯。何氏道：「院君既已恕饒，何又罰其長跪？是何言歟？常言道：

救人須救徹。還求一並饒了罷。」都氏方才首肯。

成珪叩頭相謝，忙備酒食與周智父子暢飲。正是黃連樹下彈琴，苦中作樂。席間酒未數巡，外邊報導北關拜客轉去了，周、成二人忙放酒杯，帶些錢鈔，僱下轎子，同都氏三人一徑往北關進發。周家有周文、周武，成家有成華、成茂，又有幾個親鄰。與同熊陰陽俱來探望。

卻說胡蘆提拜客轉來，果然吃下一包老酒，真似稀泥爛醉，轎子上便自閉眼，到得衙門，早已睡熟。此時天色雖晚，還有晚關未放，衙門人役，俱未散歸。那成珪一事，三三二二俱已知道，都說是一塊肥肉，個個人思量吃他一口。老胡醉後，到果然忘了。眾人役卻不肯歇，專等水兒醒來，便要稟牌拘喚。

卻好周、成二人早在衙前伺候。眾皂甲俱來相喚。周智即喚長子周文，暗暗吩咐幾句說話。不多時，周文攜了錢通到來。周智忙拽錢通到個無人去處，一原二故，說不多言語，錢通俱已領略，遂著成珪兌銀。錢通道：「既是周員外用著小弟，小弟無不效力，但恐具息求和，反為不妥。不若再加些銀子，待小弟索性進去說個溜亮，豈不放心！」成珪道：「這極有理。」

即忙添上銀子，交與錢通渡進。正是：官一擔，吏一頭；神得一，鬼得七。

錢通鬆落了一半，將一半用紙包好，傳下柳，徑進私衙門首。適值老胡才醒，問道：「這時候，那個傳柳？」管家道：

「稟爺，外邊傳柳，一則為晚關未放，一則錢書辦要見。」胡蘆提道：「錢通要見，定主財爻發動。」連忙出來。瞧見錢通手裡捧著白雪雪地兩大錠銀子，約有二三兩輕重。胡蘆提笑道：「若舟兄，此是何處得來好大錠足色銀子？」錢通道：「小人無以孝敬，特送與老爺買果子吃，聊當芹敬。」胡蘆提道：

「何必許多！請坐見教。」錢通道：「老爺跟前，小人侍立已過分了，如何敢坐？」胡蘆提道：「這竟不必論得。豈不聞朋友有通財之義，你既與我通財，就是朋友一般了。脫灑些罷，有何見論？」錢通道：「小人有一至友，喚名成珪，自來忠厚，從來不作犯法之事，平生惟有懼內，最為出格。」胡蘆提道：

「這又是我老爺的後身了。」錢通道：「今早只因與妻子一言不合，遂至衝犯老爺執事，蒙老爺已連其友人周智各責二三板。」

胡蘆提道：「就是早上那妻子首丈夫偷紫梗稅的？」錢通道：

「正是此人。其妻向來潑悍，隨口生情，老爺卻被他欺誑，屈屈的打了周、成二人。」胡蘆提慌忙搖手道：「快禁聲！快禁聲！我若錯打了人，奶奶極要見責。況且婦人官事，每每他要護局。似這般潑悍婦女，被奶奶效尤，了帳不得。便是你等各有妻小，若使得知，不為穩便。快快出去！我也不問了，免勞下顧。」錢通道：「人犯已齊，老爺說過晚堂要審，何可置之不問？若不若受此孝敬，胡亂審鞫一番，少少罰些稅課，只不要叫起那婦人，豈不兩全其美？」胡蘆提道：「這也有理。本當不審，看這銀子分上，到要胡亂打笞一打笞。」錢通出來，悄悄的又另是一番鬼話回復。周、成二人不勝之喜。

少頃升堂。放關已畢，胡蘆提叫帶那沿街首稅的成珪進來。

皂隸連聲傳叫。成珪一行人已跪在丹墀下，卻也放心答應，只不知先叫誰人。胡蘆提道：「成珪跪上來。」成珪向前跪下。

胡蘆提道：「你私漏國家稅課，已非一朝，如今首人既真，贓物現在，可也招承數目，免我再動刑法。」成珪道：「小人自來守法，並不乾這違條之事。只因妻子所誑，小人有口難明。

老爺也不必動得刑法，小人甘自認罪罷了。」胡蘆提道：「罪是不必講了，只問你已經賣過幾多？」成珪道：「只是鋪中一□二挑，並不曾賣過半擔。」胡蘆提道：「便是□二挑，也要以□賠百。叫該房照例科算上來。」書算手便把算盤一撥，稟道：「覆覈，紫草一□二挑，倍算一百二□挑，每挑值價若干，共該正稅若干，火耗若干，共計稅耗銀若干兩正。」胡蘆提便提起筆來，寫道：

成珪私販紫草，欺匿國家稅課。其妻出首，情弊頗真。已往姑且不究。據現獲一□二挑，倍罰稅銀若干兩，仍將本貨入官公用。周智罪在通同，理宜連坐，俱擬杖。都氏證夫之短，於理何堪？姑念因公挾憤，不加懲治，逐出免供。周、成討保，候完課之日，釋放寧家。

成珪讀完批語，道：「不多銀子，帶得有在此間，把罪贖一並完納了去。」吏書當堂收了前項銀子，領了回收札子，又將些分與眾書門皂甲。已畢，各各上轎而回，到也都放心歡喜。

正是：要惡做個媒人，要好打頭官司。

來到成家，晚飯畢，周智母子一齊辭歸。翠三娘子忙來迎接人內。問及所以，周智不好說出印兒之事，只說成員外夫妻相鬧，驚動官長，以致如此。翠三娘子再三酬謝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成員外於次日侵早，著成茂到團子巷叫了一班有名的戲子，就於家下辦下齊整酒席，自來周宅，迎接周智一家赴酌。

又到翠苔房中，說知備細，溫存一遍。又著成華遍請來探望的親友鄰里，並熊陰陽俱來赴酌。早已酒席完備，成珪排到位次，先選女客：何院君首席，妻子都氏只在次席，卻是一個獨桌，就著熊二娘相陪，男客中就選了周員外首席，其鄰里親友、熊先生、周文、周武、都綱，俱依次坐定。戲子手呈戲目，到席中團團送選，俱各不好擅專。

正推遜間，忽有兩個鄰里少年道：「近日壽筵吉席，可厭的俱演全福百順、三無四喜，今朝既是閒酌，何不擇本風趣些的看看。」周文弟兄與都綱一班兒，俱說：「有理，就擇三本拈個鬪兒，神前撮著的就是。」少年道：「我有三本絕妙的在此：一本《獅吼》，是決要做的；一本《玉合》，也不可少；一本《療妒羹》，是吳下人簇簇新編的戲文，難道不要揀入？」

周智道：「你們後生家，說話俱不切當。常言道：『矮子前莫說挫話』。誰不知本宅老娘，有些油鹽醬？這三戲俱犯本色，豈不惹禍？只依我在《荊》、《劉》、《蔡》、《殺》中做了本罷。」眾後生道：「老伯有所不和，《療妒羹》新編戲文，絕妙關接，況且極其熱鬧。就等老伯揀了兩本，小姪們就共力保舉這本，一總投入瓶中，知道捉著那本？」周智道：「既是好看，也不要拂了你們高興，便揀在內罷。」眾少年得這口風，便將藥鬪投入瓶中。成珪幾神拜畢，用箸取出一個，卻好正是《療妒羹》。眾少年一齊稱快，以為得意。戲子便開場，逐出出做將出來。有原本開場詞一首，以見戲文之大意。詞云：

〔菩薩蠻〕

乾坤偌大難容也，婦人之妒其微者。阿婦縱然驕，兒夫太軟條。任他獅子吼，我聽還如狗。療妒有奇方，無如不怕強。

〔沁園春〕

吏部夫人，因夫無嗣，日夕憂遑。遇小青風韻，鄰家錯嫁，苦遭奇妒，薄命堪傷。讀曲新詩，偶遺書底，吏部偷看為斷腸。輕舟傍，借西湖小宴，邂逅紅妝。

山莊臥病身亡，賴好友投丹竟起僵。反假稱埋骨，乘機夜遁，繡幃重晤，故意潛藏。遣作遊魂，畫邊虛賺，悄地拿奸笑一場。天憐念，喜雙雙玉樹，果得成行。

催娶妾，顏夫人的賢德可風；看還魂，喬小青的傷心可哭；攜活畫，韓泰斗的俠氣可交；掘空墳，楊不器的癡狀可掬。

逡巡之間，戲已做散。席中男女，人人喝采，個個贊稱。

惟有都氏一發合機，最相契的是苗大娘拿奸、制律等出，惟顏公仗妒、苗大娘見鬼、韓大門伏劍、嚇奸等出，微覺不然。便對何氏道：「院君，這個甚麼老顏老韓，真也忒不好，有子無子，干你甚事，也來多嘴多舌！人家只吃有了這班親友，常是攬出口面。」何氏道：「正是。初時不好，後來生兩個兒子，若沒他二人，那裡得來？論理也是好的。」都氏道：「我只是怪的。成茂那裡？」成茂道：「院君有何吩咐？」都氏道：「快與我把那扮老顏和那扮韓大門的速速趕他出去，不可與他一些湯水吃！」成茂道：「院君何意？」都氏道：「甚麼仗妒等事，我卻恨他。」何氏道：「院君又來差了。這是妝做的，與他何干？」都氏道：「裝便裝的，實是可惡！」成茂又恐院君激怒，只得走入戲房，對那扮外、扮小生的道：「先生你請回了罷，我家院君有些怪你。」二人道：「怪我們甚的？」成茂道：「院君怪的是顏老官，韓大門，不怪足下。你只是去了罷，白銀一錢，聊代酒飯。」二人落得少了找戲，欣然而去。其餘戲子，又找了幾出雜劇。酒客散回，不題。

再說眾客既散，獨有內姪都綱，係是至親，卻便宿在姑娘家下。這都綱自從父母死後，凡事縱性，嫖賭□全，結交著一班損友，終日頑耍。只因家業已盡，手內無錢，那些明友都已散去，單單剩得個空身，只靠得姑娘過活，全虧了奉承而致。

那都院君偏又不喜姪兒別的，剛只喜的是虛奉承，鬼撮腳，俗話說是撮松香，又名為捧粗腿。你喜者我亦喜之，你惡者我亦惡之，這便是都院君一生毛病。惟都飄竟做著了這個題目，直頭在這上邊下了摩揣工夫，怎教這試官不中了意！

那晚都白木正要尋些什麼鬼話對姑娘說說，當個孝敬盒兒。

思量無計，猛然省得道：「是了，我姑娘所怪的是老周，可以奈何得著的是成老頭子。只須如此，挑他一場口面，待我於中做個好人，豈不妙哉！」即便走入房中，假做氣狠狠的見姑娘道：「稟姑娘得知，姪兒要回去也。」都氏道：「說那話！莫不是誰衝激了你？只須對我說知。這時更深夜靜，怎麼忽然要去？」都飄道：「姑娘有所不知，姪兒不為別事，我好恨那老周。明日絕早定要和他講理，故此決要回去，好尋幾個幫手。」

都氏道：「我兒，怪他甚來？」都飄道：「姑娘，你一個明白人，卻被這老奴輕薄，兀自不曉。姑夫整酒，本為姑娘賠話，一個上席卻被老周夫妻占去！這也罷了，他又專主揀戲，已是可惡，巧巧的揀本《療妒羹》，明明把姑娘比做苗大娘，教姑夫討小老婆的樣子。把你輕賤至此，我姪兒也做人不成，只是容我回去罷。」都氏道：「我也肚裡想過，總是我那老殺才不好，外人才敢相侮。我兒，且不要氣壞了身體，明日我自有個處置。」都飄假氣一團，客房中睡下。

次早，眾人未醒，成珪尚在夢中，只聽得一片喊聲，從內房中傾天叫出聲道：「老奴才，好輕薄我也！你徑一路而來的打趣我，只問那一個老烏龜揀的戲？」海沸山搖的嚷得好不熱鬧。

成珪一聲驚醒，正是：

分開八片頂門骨，傾下一桶冰雪來。

連忙披衣不迭，向前跪下道：「老院君息怒！莫不是怪老夫有失新禮？乞念昨日辛苦眠遲，今日不能早起，有失問候，乞饒初次。」都氏道：「誰責你禮？只問你，既請我賠話做戲，為何偏做本《療妒羹》？明明的眾人前羞辱我，你好作怪哩！」

成珪道：「每常別事，院君怪得有理，今番實是院君錯怪也。

拙夫既忝赤翁，亦無自揀之理；他人擇戲，好歹豈敢參越，干我甚事！」都氏道：「戲文雖當客人揀了，為何首席送了老周？

只問你，此酒為何而設？」成珪道：「首席自然先鄰後親，敘齒而坐。周君達年紀頗長，況我累他吃打，這首席自然該送他坐。」都氏道：「何不先送與我？我不受，再送與他，也未為遲。這也罷了。你只還我那揀戲的龜子，萬事全休。」成珪道：

「揀戲料必是首席所至，定是周君達。院君，沒奈何，免究了罷。」都氏道：「我又不曾吃人，不過說理。你只喚那龜子到來說個明白，他若不來，我也不了。」

成珪沒奈何，只得梳洗了，來見周智，說與緣繇。周智道：

「不出吾之所料，我道被那些誤了事。也不難，我早已思索在此，只憑著三寸舌根，好歹去走一遭，管取不妨。」成珪暗暗祝道：「說得停妥，謝天謝地！」二人來到成家。周智向都氏唱喏道：「夜來多擾，正欲致謝，忽蒙見招，即當趨命。不知尊嫂何所吩咐？」都氏道：「老身向來潑悍，誰不知之？昨日尊意揀本新戲相嘲，輕薄尤甚！特請老叔到來說個道理，說得過，只索罷了；若說得沒理，莫怪吃個沒趣去。」周智從容答道：「嫂嫂，你真是日月雖明，那照得覆盆之下。昨日之戲，神道揀出，極是有趣得緊的，安得說個『沒趣』二字？成員外不守家法，就比做褚大郎；嫂嫂治家嚴肅，處事有條，大得相夫之體，卻便比做楊夫人。以夫人而比嫂嫂，既非小比，經苗氏之風流杖比嫂嫂之新禮，豈是相識？況即此可使成員外知有當時為夫之體，而不妄效後世之頑夫，日夕恭敬於嫂嫂。此所謂羽翼《六經》，是大有功於嫂嫂之新禮也，何謂沒趣？」都氏道：「然則杖妒、見鬼等事，豈不打罵我？」周智道：「這豈是打罵嫂嫂，不過要嫂嫂學取楊夫人，無子而有子，一家骨肉團圓的意思，有甚得罪去處？」

都氏道：「依你們說來，單道我缺陷處，是個沒子。自古說得好：『受人恩處親骨肉。』但能以恩義結人，何慮無子？

今日戲文之意既已說明，只索罷了。如今閒話休題，趁周員外在此，做個主盟，不怕我員外不肯，我和你也有了卻一條後嗣的肚腸，省得身死之後，臥在牀上挺屍。員外我對你說，看你也有了年紀，娶了熊宅娘子一年多，並無消息，料也生不出了。

回頭並無枝葉。我亦並無別人，止有姪兒都飄，頗為孝順，只因父母死後，沒人管顧，以致家業凋零。下若立為己子，使彼有父母卵翼，我有兒子承歡，豈不兩全其妙！」成珪道：「今日蒙院君說起，拙夫日常間也不〔止〕想過一次，只慮脂膏有限，不穀賢姪闊用，恐難從命。」都氏道：「我意已決，誰敢再說半個『不，字！』」成珪鞠躬道：「但憑上裁。」周智只不做聲。都氏道：「周員外何獨無言？」周智道：「宅上家事耳，區區外人，何敢妄議？況嫂嫂尊意已決，不敢再行參越。」都氏道：「你既不管，只吃酒罷。卻好姪兒已在此間，快備香花燈燭。」一面著人就請何院君母子到來，一面著人遍請街坊鄰里，喚廚子整酒。隨與都飄說知。

都飄惟恐露出挑唆本相，故意睡在牀中。聽得姑娘說出這段因繇，真個賽過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一般，徑從兜率天頂上疾地裡忒下這頂平天冠，罩在頭上，豈不快活！忙梳洗，來到堂前拜見眾客。都氏道：「我兒，你可拜姑爹為父，拜我為母，你即改姓為成，換口廝喚，凡事從我家教，日後承我家業。」都飄即便下拜道：「蒙爹娘恩義，以成飄為己子，自當永承膝下之歡，望示庭前之訓。」成珪道：「賢姪，你今既為我子，我做爺的，原係經紀中人，也沒有甚麼學詩學禮的話語□□，只願你遠小人而近君子，去奢侈而務勤儉。當知我這爺的錢鈔，不比你都門宅中，來得容易，可以去得容易，要知我逐分釐，俱在鼠中積攢得來。你讀書人，不須細說，只莫負姑娘此舉。」都飄道：「既受爹爹教育，豈敢再越規箴？前番舊事，朝天門張算命原說是我運限不利，該當破敗。以後若再去嫖賭等，孩兒就額角上生個為盆大的發背……」都氏忙撫惜道：

兒爹爹好話，你不要便罰誓。周員外是你爹至友，手足一般，可拜作叔父。倘我百年之後，全仗看顧。」

周智斷斷決不肯受，連酒也不吃，竟自去了。何氏雖來領酌，亦不受拜。成珪也不來勸，一惟快快而已。都氏又喚眾主管相見畢，隨請眾客就筵。成珪送位，都飄把盞，男女客侶各各盡歡。

從此兩月清寧，並無異議。正叫做暴好六□日，自然上和和睦，夫唱婦隨。後來不知有甚變更，可也養得老，送得終否？

且聽下回分解。